

王 蒙 文 集

评点《红楼梦》(中)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集. 评点《红楼梦》:全3册/王蒙评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02-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蒙—文集 ②《红楼梦》研究 IV. ①C53 ②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2279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李 博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9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8.25 插页 12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02-6
定 价 115.00 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话说刘老老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斗趣，笑道：“今儿实说罢，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有木头的杯取个来，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活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老老听了，心下战兢兢道：“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从没见有木头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

凤姐乃命丰儿：“前面里间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才要去取，鸳鸯笑道：“我知道，你那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刳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鸳鸯果命人取来。刘老老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足的似个小

花落结瓜，何等天趣，胜过那些咬文嚼字。

刘老老要木杯，跟着起哄助兴。要来了，喝与不喝，都是一番耍笑。喝的样醉的样固然丑得可爱复可笑，怕的样躲的样同样解颐。

捎带着把竹根的酒杯也炫耀一番，买一送一。

随便一句木头杯云云，也引发起“想当年，阔多啦”的感慨。只知道吹金吹银吹玉吹财宝，不是真阔，连木头也高级到这般田地！

盆子，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老老吓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老老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

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老老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凤姐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老老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来可口不可口。”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老老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老老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

拿了活人当宠物耍。

吹完木头再吹茄子，而不是吹“燕、鲍、翅”，凤姐儿的层次还是比现今的暴发户高。

据说有人这样炮制了，并不见佳。

毕竟是小说，“说嘴”罢了。应该创建一门新学科：享受学、豪华学、穷奢极欲学。

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

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凤姐儿笑道:“还是不足兴,再喝一杯罢?”刘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嘴里天天说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么体沉,断乎不是杨木,一定是黄松做的。”

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坐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回子?”贾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罢。”那个婆子答应去了,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站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姑妈坐

佛祖才不管这些。

以刘老老夸己与树木之亲反衬贾家用木之稀罕高贵。但刘老老这几句话说得极可爱。
人与木亲。

这几句对于乐声的描写,嫌简单和一般了些,但此情此景,仍然使此声也动起人来。

娇儿之状可掬。

了，大家才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儿，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着实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喝一杯。你林妹妹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也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吃了。

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老老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众姐妹都笑了。须臾乐止，薛姨妈笑道：“大家的酒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老老散闷，遂携了刘老老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老老一一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刘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又长出凤头儿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也罢，就拿了这里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丫头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蒸食：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样是松瓤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炸的：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么馅子？”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道：

黛玉的“孤标傲世”，视凡人如牲畜，亦有令人特别是令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乃至进步人士相当反感之处。何至于这样说刘老老？故把黛玉的孤傲不群定性为反封建从而对之百般肯定，未必可取。

领会。

穷人给富人除了提供劳动，还要提供笑料。

如果这拨子小姐到老老庄上，又能识辨多少物件呢？

她哪里还记得“饿”的滋味？

“这会子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吃,薛姨妈只拣了块糕;贾母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与丫头了。

刘老老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各式各样,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坛子,你先趁热吃这个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算了,刘老老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做的小巧,不显堆垛的,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玩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大姐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玩,且当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众人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倒底是他们修行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

已吃奶油点心。
过食必然厌食,过分享乐的结果却是厌生。

批量赠送,仍然求大于供。

大姐儿与刘老老一家有缘。
缘分正如命运,是人们主观想象臆造出来的也罢,玩味起来,令人嗟叹!

这些细节蕴含着一丝恐怖和威严。

吃了酒肉,再到“菩萨”这边品茗,占全了!

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老老，说：“你尝尝这个茶。”刘老老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撒茶吃，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傍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爬罍”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妙玉斟了一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话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

贾母对刘老老的态度，比黛玉、妙玉这些孤高人士强多了。此二玉，杀了她们也不会令刘老老与自己同饮一杯茶的。

有所区别对待。（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佛门妙玉，亦如此“政策”乎？）

妙玉如果生在今天，怎样和大众结合呢？

妙玉语压一头，宝玉以退为进。

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盞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塌。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淳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腌臢了,白擦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么?”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他,快拿了去罢。”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去?越发连你都腌臢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儿来河里打

酒具茶具,都写得天花乱坠。曹公写到这里,不无唬老赶的动机。

近于茶道。

现时当书“清纯”,而“轻淳”云云,亦另有韵味。

黛玉被说成了“大俗人”,吾人读者有何面目读此回此节?吾甚感自己之俗不欲生矣!

黛玉也没了脾气。也算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妙玉间接地、曲线地向刘老老示好,原因全在中介——宝玉也。

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老老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与众丫头们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老老逛，众人也都跟着取笑。

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老老道：“嗟呀！这里还有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老老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刘老老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

这一段集中写了两个人，一个是老老，一个是妙玉，成为鲜明对比，而他人各得其所，各显其能或不能。黛玉对老老如此刻薄，对妙玉只能“不好多话”，“不好多坐”，礼让三分，盖黛玉虽然孤高，却当不成姑子。

你有你的语言，我有我的语言。

这么快？不太可能。还是小说要出尽老老洋相。

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老老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波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老老便渡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迎出来。刘老老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磕头磕到这里来。”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磕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老老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

刘老老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只见一个

没落的贵族,永远轻视从未发达过的“下人”。

用某种贫穷的生活经验与反映这种生活经验的语言符号系统去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内容——但愿我们能从刘老老这里汲取教训。

什么画儿?国画是很难有这种凸现立体的效果的。

与其说是画的效果,不如说是酒力使然。

一次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竟写得这样丰满、细致、一层一层、一面一面。

对于有心人来说，一颔一啄，都是写不尽的人生。

极尽大观园之在当时条件下无所不至的享乐快乐。是恋歌也是挽歌，是炫耀也是忏悔。

谁不喜欢享受？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乐生的文化，比较起来，缺少欧美人享受生活中的冒险性、刺激性——所以不会有冲浪、划水、滑雪、滑翔之类。享受了又怎样？它能带来什么？自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不是巧取豪夺的地主官僚阶级的罪证吗？

老婆子也从外面迎了他进来。刘老老诧异，心中恍惚，莫非是他亲家母？因连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位姑娘带你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刘老老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说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伸手一抹，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了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刘老老又惊又喜，遂走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后合的，朦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没了他老老，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袭人故勑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若不进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够他绕一

表面是要丑、可笑，其实是隔膜、分离、悲凉。

一个从未照过镜子的人，首次面对镜中的自己，似应更加惊心动魄。

西洋机括，已经引入贾府。

贾府众人，人皆有屁股，唯独形容刘老老是“一屁股坐在床上”，莫非别的贵人们只坐半屁股？即使掉入茅厕，也只配一笑。

迷路感，迷路效应，其实贾府的富贵人等应该更惨烈。

所以能这样写得热闹有趣,离不开两个“不和谐”人物。

一个是刘老老,少见多怪,洋相百出,而又福从天降,殊荣殊宠,以她的兴奋、开眼、拜倒感染着牵引着读者。随刘老老进了园子,谁不是刘老老?谁不感叹自己刘老老般哪里懂这些好生活?

一个是妙玉,又得接待贾母,又得优待钗黛,又得冷冷热热地(不知怎么好地)接待宝玉,又得撇着嘴冷笑讥刺一切人和事,尤其敌视刘老老。这才有了戏。不和谐因素是组织情节的宝贝。

刘老老乐得太过,便出了差错。幸亏袭人代为遮掩,大事化小化无。否则就要乐极生悲了。

会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说着,一面回来。进了怡红院,便叫人,谁知那几个在房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

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鼾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这一惊不小,慌忙的赶上来将他没死没活的推醒。那刘老老惊醒,睁眼见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该死了!我失错并没弄腌臢了床。”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随我出来。”刘老老答应着,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刘老老答应:“是。”又与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袭人微微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那刘老老吓的不敢做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没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

宝玉的床偏让刘老老上一上,大概也算“误区”、“错位”、“怪圈”吧。

人生自多尴尬与讽刺。

袭人处理问题自有好处,如果换成了晴雯,会不会闹个天翻地覆?

懒懒的,是狂欢后的状态。享受取乐,发懒,再取乐,再更懒,这也是规律。

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姊妹方复进园来。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如入迷宫，如中机关，两个世界，两个阶级，就是这样地相隔着。《红楼梦》的作者，当年是宝玉一类人物，如果是板儿一类人物呢？“红”将有怎样的不同面貌！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

且说刘老老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老老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没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都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老老道：“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

“话说”完了又“且说”，无伤，倒足见出口语化与真实性。

快乐的代价。

这种对于病因的分析，不知反映的是知识的贫乏还是逻辑的贫乏。

再度表现老老与“大姐儿”的关系。

着。”

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的多。我们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什么原故。”刘老老道：“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老老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生的？”凤姐儿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老老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这个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

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空儿闲着，把送老老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刘老老道：“不敢多破费了。已经遭扰

“送祟”二字，有诸多预兆，诸多无奈。

这种民间的说法，包着迷信的外衣，仍有一定的道理。小孩子不宜过于娇惯，这是对的。

贫苦人起名压得住，迷信乎？经验乎？哲学乎？

又是预言预示。
迷信宿命的观念变成了小说结构的方法。
一切都从“巧”字来。
凤姐对于女儿的命运似亦有不祥的预感。

了几日,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起来。”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

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老老过这边瞧瞧。”刘老老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又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个茧绸,做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很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刘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逊,忙笑说道:“姑娘说那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便有银子,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平儿笑道:“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

善有善报。写凤姐对刘老老如何“行善”,包含这个朴素的意思。

果然离不开粥。

刘老老福从天降,令读者随着领情、雀跃、羡慕。这也投合读者的心理:谁不梦想着幸运呢?

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就常有某种幸运,例如一个乞丐突然成了贵族的继承人。“红”当然是中国式的,不敢那样奢望。